

书海观潮

林贤治：“复原”鲁迅

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,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。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,它博大,沉重,燃烧般的富于刺激,使人因深刻而受伤,痛楚,觉醒,甘于带着流血脚踵奋力前行。

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,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,是时间的断裂带。中国现代化,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。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,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,很有点同构的意味。可以说,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,来自现代的源头,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,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、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摩擦面。

林贤治以其独特的视角、激越且富于诗意的笔触,复原了一个丰富、完整、有血有肉的鲁迅,及其一生;描摹作为思想家而非文学家的鲁迅,如何用一生来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,及对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申诉,展现了鲁迅思想的历史超越性;更重要的是,展现在国家、民族、时代的重大变革转型期,一位知识分子如何以笔为剑,以身为矛,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而奋斗不息。

在无限追溯鲁迅的思想和情感变化的文字脉络中,支撑着林贤治深刻而强烈的个人体验与共鸣,他将鲁迅融入自己的生命境遇,带领读者潜入鲁迅的思想命题之中,在“阅读鲁迅”的过程中获取精神、勇气和力量。

作家简介

林贤治,当代著名学者和鲁迅研究专家,著有散文随笔集《平民的信使》,评论集《胡风集团案: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》《守夜者札记》《自制的海图》《时代与文学的肖像》,自选集《娜拉:出走或归来》,传记《人间鲁迅》《鲁迅的最后十年》等。

摘编自光明网

好书推荐



《最后的耍猴人》
马宏杰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用整整12年的时间,跟拍了中国耍猴人的大本营之一——河南新野的耍猴人在全中国及中国边境地区行走江湖的故事,从汉代的耍猴历史一直写到中国最后的一代耍猴人。作者跟着耍猴人一起在全国四处游走,一起扒火车,一起卖艺,和猴子一起在外面打地铺睡觉,记录耍猴人结婚生子的过程,还记录了耍猴人云游海外,以及上当受骗、倾家荡产,被刑拘的各种离奇遭遇,从一个特殊的群体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变化,是一部史诗级别的人文摄影纪实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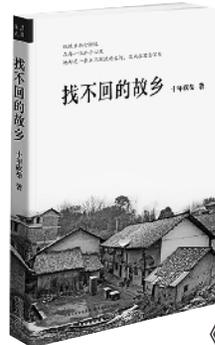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家庭健康自助全书》
(日) 安达知子 栗原毅
福生吉裕 水泽英洋 主编
华夏出版社

长寿国日本“最受欢迎的保健书”《家庭健康自助全书》近期被引进中国。这本书由40余位世界级医学精英倾力打造,被誉为“空前绝后的健康宝典”。书中以13个专题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与保健、养生、预防、治疗相关的科学知识,包括健康之道、自我审视身体、体检、生活习惯病、延缓衰老、“吃”出健康、科学运动、远离生活中的致病因素、预防医疗、自我治愈、自我心理调适、疾病预警及时发现、有备无患永葆健康等。不仅提供相关疾病信息等,更倾向于通过完整的体系向读者传输正确的健康理念,从根源上提高自我身心调整和保健能力。

谢惠

旧影依稀故乡远



《找不回的故乡》
十年砍柴 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十年砍柴的《找不回的故乡》是一本挖掘故乡历史的散文随笔集,旨在打捞湘中大地上那些曾经的故人旧事,理清一条湘中历史演变和发展的清晰脉络,也为故乡依稀远去的旧影留下些许文字和情感的记忆,以让故乡这条“永不断流的长河,流淌在思念深处”。

《找不回的故乡》按照风土人情分为四辑:“南风”“热土”“斯人”“乡情”,从不同的角度拼接出那个在故乡人心中的故乡的历史,也从中清晰地呈现出了故乡先贤走过的那一条条足迹。

“南风”自是不得不提,对于一地风貌当是最先呈入眼帘的,以便对其有一个环境的适应和了解。湖湘大地向来属于南方,古来皆称之为“南蛮之地”。古谚云: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。”湖湘大地之于其他的南方之地也当是有很多差异的,自古湖湘民风彪悍而异见于别地,但也“耕读传家”而“谋国忠,事孝亲”,一如那副流传于湘乡大地的对联——“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”。

“热土”当是湖湘那片土地。自古以来,湖湘大地便属于楚地,楚地向来是富庶之地,这片土地也滋养出特有的湖湘文化。在近代百年的历史进程里,湖湘大地也在其中翻腾。但世事终究变幻,沈从文先生的湘西亦不是那个湘西,凤凰亦不是那个凤凰,曾经的小伙子也已经人到中年,唯有左宗棠那副挽联还音犹在耳——“著作甚勤,四海声名今北斗;风流顿尽,百年文献老南村”。

“斯人”是湖湘大地上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,他们构成了这片土地的色彩,因有了他们而让这片土地熠熠生出了光辉,故乡也变得更加质实。湖湘大地因为天时地利,在近代历史的长河中造就了诸多不同凡响的人物:曾国藩、宋教仁、蔡锷、曾国荃、廖耀湘、邹汉成…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是他们其中的这些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,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或者改写,但看湖湘人也便可知一二了。

“乡情”是湖湘大地的人情,更是湖湘儿女从出生即相伴的长情,即使故园已然三千里之外,而心之所系的都是曾经成长的那片土地的人和事,无论曾经讨厌还是喜欢。在这片“穷乡僻壤”里,但看迎来送往游子千万,所幸古风遗俗尚存一二,不禁忆起那师教家风“民国范”,只可惜为人道的更多的只是误会的“湘味”……时代变迁,如今乡村秩序不再,故乡已然再也无法找回,即使那个曾经的故乡成长了一代代湖湘儿女,而他们只能随着时间留在不断打捞和挖掘的乡土记忆里。

摘编自新浪读书

专访林贤治:鲁迅不老,精神不死

记者:您研究鲁迅,为何采用了杂文这一形式来呈现?

林贤治:对于鲁迅,我谈不上“研究”;或者从根本上说,我不喜欢“研究”这个字眼。鲁迅是一个人,不管如何伟大,也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,所以只能感受他。对于一具血肉之躯,具有丰富而活跃的思想的人物,只有通过内心感受才能体察生命的细部。人言言殊,一百部传记里有一百个鲁迅。至于哪一部传记或阐释性著作更接近鲁迅,到了读者那里,最后还得靠感受来判断。

我从来追求写作的自由。由于未曾经过学院式的“学术训练”,自觉有一个好处,就是养成了一个随意写作的习惯,保证了包括书写形式选择在内的相当程度的自由。对于鲁迅的阐释,连同传记,我都是基本上采用随笔式、散文化(你说是“杂文”也未尝不可)而不是学院式的形式,无非为了保持书写的自由而已。

记者:关于鲁迅,让您印象最深刻、感触最深的是?

林贤治:鲁迅感人的地方太多。举一个例子:他有一个姓杨的学生,一天假冒别人的名字,闯到鲁迅家里闹腾了好一阵。鲁迅以为他装疯,是有人派来捣乱的。事后,他把事情经过写成文章发表,

用意在于暴露幕后的鬼祟。想不到有学生告诉他,说此人确是犯了精神病。他听了觉得很歉疚,立即在报上做了一个更正的声明,并希望病人早日康复。对于此事,他非常自责,而且觉得公开发一个更正声明还不够,又特意写信给《语丝》杂志的编者,把刚刚收到的一封说明这位学生病情的信件转去,要求扩版发表,并说明为此增加的费用全由他本人负担。你想,一件发生在他和学生之间的小事,本来是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的,而鲁迅出于对事实负责,对学生人格的尊重,对自己的不满,认为必须这样做。像这样的事情,在那些仅知道鲁迅是“伟大的战士”者所不能想象的。

记者:近年来,鲁迅的作品在中小学课本中逐渐减少,引起了教育界、文学界和很多读者的热议。对此您有何想法?

林贤治:我以为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减少,或被逐出教科书是一种正常现象,毫不足奇。中国社会日渐商品化、娱乐化,教育界不会没有相应的变化。何况,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是否符合当前意识形态并为它所需要的问题。不过,这种现象对鲁迅作品本身来说并不构成损害,一点也没有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是一个“本体论”者。